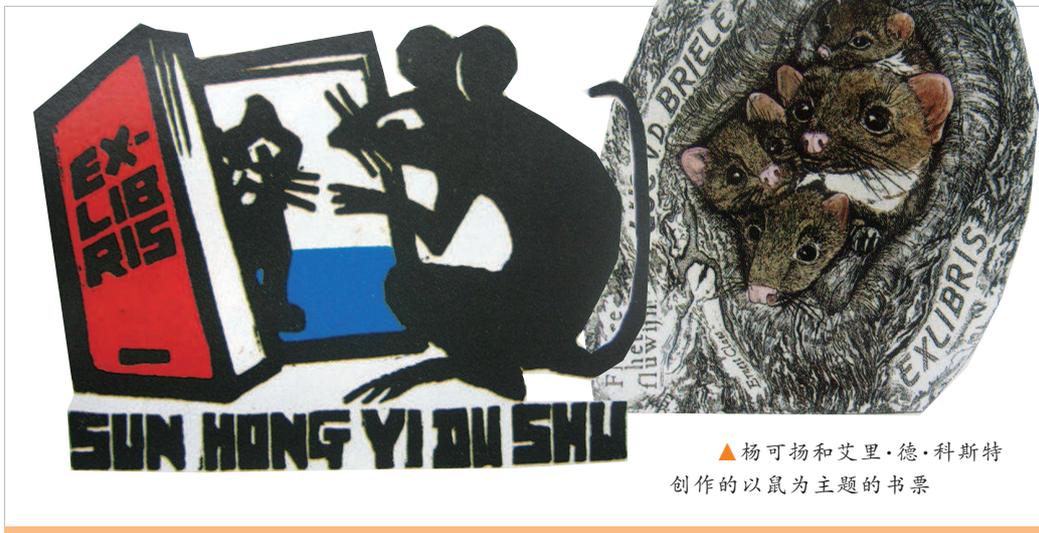


# 鼠年，让我们去读书！

■项天舒



▲杨可扬和艾里·德·科斯特创作的以鼠为主题的书票

由“鼠”字组成的成语，除典出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的“鼠狱”，意为智力出众外，多见贬义。但在民俗文化中，老鼠聪明伶俐，感觉敏锐，颇为人所喜爱，如民间剪纸中“老鼠偷瓜”“老鼠嫁女”“老鼠娶亲”等，含有丰收富贵、子孙繁衍的象征意义。此外，几年来邮票上的生肖鼠，也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，老鼠的形象可亲可爱。

在国外，如俄罗斯的一个叫梅什金的小镇，它的镇徽便是老鼠，镇上还有个老鼠展览馆。2007年7月，我乘游轮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途中，曾游览过这伏尔加河畔的美丽小镇，金发的俄罗斯女导游说：2008年是鼠年，许多国家爱老鼠的人都会到这里参观。

中外创作藏书票的作者，也都喜欢以老鼠的形象为图案。如艾里·德·科斯特创作的一枚书票，画面是一窝形象逼真、制作精美的老鼠，大的警觉，小的稚气，可谓其乐融融。

我国藏书票创作的作者中，以老鼠为题材的也不少。如杰出

的版画家杨可扬先生，曾为人创作过一枚书票，画面上是一只翘着尾巴的大老鼠，它抬起前足打

开书一看，书页上竟是只抖着胡须的猫，吃惊不小。不过，如今的猫成了宠物，抱在太太小姐的怀

里，不愁住好吃好，当然就懒得去捉老鼠，况纸上画的呢！

可杨先生的这枚富有幽默情

趣的藏书票，鼠和猫以黑为主色，只在眼眶等处用白色，对比强烈，造型质朴而形象；而画面中的书封以红为底色，翻开的书页又以蓝色陪衬。整枚书票色彩鲜明而丰富，立体感强，视觉效果佳；鼠、猫、书三者，画面的处理既和谐统一，又生动活泼，主体突出，题意明白。从这枚写着“SUN HONG YI DU SHU”字样的书票，我不由想到明代张劭的诗《懒猫》：“长卿四壁虽如水，谁管偷诗物似梭。”“长卿”，是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字；“物似梭”，是指行动快如飞梭的老鼠。诗的意思是：家徒四壁，老鼠无物可偷，要偷也只是几架诗书罢了，谁管它呢！这诗，颇有几分调侃的意味。

由“鼠”联想到“书”，可谓谐音取意；再由“老鼠咬书”，联想到“咬文嚼字”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至于“啃书”这词，或被讥为死读书，但那种孜孜不倦的精神，那股不弃不舍的劲头，在今天还是有可取之处。书是生活中的盐。鼠年，让我们去读书吧！

(上接第二版)

## 一代编辑家的品格

用心办刊，诚心约稿，是靳以作为编辑家的一大特点。1956年靳以在出访苏联的途中给巴金写信谈《收获》的创刊：“刊物事在北京谈了一下，情况很好。回去就要做具体准备。”“在北京谈起时，他们的意见还是偏重你我二人合编，我想不会妨碍你的工作，也希望你同意。”这封信谈到的组稿情况是：老舍和曹禺的剧本、茅盾的长篇小说、萧克将军的长篇小说、荒煤的散文、丽尼的散文、卞之琳的小说、康濯和艾芜的小说、沈从文的游记等。靳以在信中说《收获》要继承并发扬《文学季刊》和《水星》的传统。1957年1月26日，靳以在给友人的信件中透露了创办《收获》的消息：“现在我正在筹备一个纯文学刊物（指《收获》——整理者按），大约7月1日创刊，每期50万字，到底是月刊还是双月刊还没有觉得，主要看纸张和稿源。主要是等长篇中篇，长诗。总会的书记处又为我安排一个书记职务，可能要时常跑来跑去，自己创作的时间该更少了。”我们从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四处约稿。

1958年4月，他给在成都的沙汀写信说：“我们一直在等着你的小说，可是一直也没有来，连信也没有来。可是我们知道你在人民文学上将写小说，我们的心里很难过。希望你给我们写小说或散文，随时写好，随时寄来。请千万不要让我们等。”这样一种编辑家的品格，从巴金、靳以再到李小林、程永新一以贯之。

巴金和靳以的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从章洁思的序言中我们知道，整理靳以书信最初是巴金先生的建议，在获知罗荪先生患病遗失已经收集到的信件后，巴金复印了靳以写给长春一汽两位宣传干事的五封信，后来又复印了靳以写给他和萧珊的信件。正是巴金的期待和支持，章洁思重起炉灶，寻觅收集父亲的信件。自从靳以去世后，每逢遇到纪念日巴金总会提醒章洁思，问她、帮助她，或者给她出主意。我们从靳以给巴金的信中，会强烈感受到两人之间的情谊。1931年靳以和巴金相识，上一年巴金小说《爱的摧残》和靳以小说《变》发表在郑振铎编辑的《小说月报》上，从此有了近30年友情。1936年靳以和巴金等

12人一起为鲁迅先生抬棺。1935年由北平寄往上海的信中，靳以谈到了曹禺的《雷雨》：“家宝雷雨等他考完就要他好好改一下，并望他做一篇有用处的序（关于上海及脚色等等的专门话）我想不成问题。此事大约月底可以办好。”同年给巴金的信中提到有人批评巴金的译文：“张露薇在益世报上骂了一顿你的翻译（即指你在译文上发表的屠格涅夫散文诗），他的话说得极无根据，他说别人译得不通，实际是他的话说得极无理由。”1936年2月29日，靳以从天津到上海，行前给巴金去信：“到上海动身信，只写给你一人，所以盼你到站接我。”靳以期待他们俩在上海“先快活谈谈玩玩”。1957年7月11日，靳以给在北京的巴金回信：“来信收到了，这两天上海也大热，会也开得更多……你在北京太忙了，望保重身体。‘收获丛书’事还望你负责，许多杂事我可以帮助你做。”

## 父爱如海

我们也读到了靳以的父爱。1956年11月靳以访问苏联期间，章洁思得重病瘫痪。在快结束访问时，陶肃琼才告诉靳以女儿生病的消息。翻译柯爱华（俄文名克拉拉·克留齐柯娃）为此取消了靳以的一部分活动，陪同靳以去医院询问药物和治疗等。章洁思在很多年以后读到了父亲的访苏日记，在一叠小小的活页纸上，靳以写下了他获知女儿患病后的心情：“我心中非常难过，热泪盈眶。我也不愿意去参观，下午一人在家，想法子和上海通电话。”“晚十一时去参加作协的新年晚会，罗荪组细也去了。因为兴趣不佳，索然寡味。”（1956年12月31日）“晨发琼和南南的信。昨天打电话的时候，忍不住哭了，可是肃琼以为我摔了一跤。”“下午没有出去。晚库里克夫妇来，我和罗荪等到了运动场，看孩子们的枞树节。看到活泼的孩子们，我又想起南南，心境极不快。”（1957年1月2日）1月5日，靳以写下了《访苏日记》的最后一条：“昨晚一夜难眠，闭上眼睛就梦见南南。”靳以回国后，给他访问苏联时翻译柯爱华写信，感谢柯爱华的帮助：“她吃了药，很有效。抽脊髓报告和病历过些天再寄去，现把简单情况写给你，请你立刻到医生那里去，告诉他，还希望再给一个月的药。”（1957年1月22日）关

于女儿的病情，靳以列了七条之多。几个月后，女儿的病情有所缓解，靳以又致信柯爱华：“谢谢你对我女儿的关心，她早已能够看书写字，现在由人扶着，已经可以慢慢走路了。等她完全好了的时候，我让她去拍照，送给你一张。”（1957年5月14日）

## 永远的纪念

正值盛年的靳以有太多的事要做，有太多的稿子要编，有太多的文章要写。1959年1月，他在给长春的朋友写信时说，他每天下午还到纺织厂，想写小说。他觉得生活真像大海一样，每天都在向前前

铃，但当时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还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活动之中。洁思大姐编的《靳以年谱》中没有记载这一细节，关于靳以生病住院和辞世有两段文字。其一是：“6月初，在清早参加人民公社集体劳动时，终因劳累过度，17岁就潜伏在体内的风湿性心脏病发作，致使他第一次心力衰竭。紧急送往华东医院抢救，住院十天。出院后，即忙于国庆十周年献礼丛书的通读工作。”其二是：“10月24日深夜又发病，吐血、心力衰竭，又送华东医院抢救。在这之前的13日、14日心脏病发作，曾经住进华东医院。11月6日零时发病，历时16分钟，抢救无效，与世长辞。”在靳以去世的上一个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



▲《靳以日记书信集》整理者章洁思

◀靳以日记手迹

行。但靳以的身体出现问题，夜晚头晕发作，治疗后没有完全复原。头晕好了，晚上又失眠，精神很差，信写少了，文章也少了。靳以在1959年6月告知刘白羽入党消息的信中附言中说：“我最近心力衰竭一次，搞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到医院急救，住了十天才出来。对我说，这是一次警钟。”已经听到警钟响声的靳以，似乎没有在意。靳以是在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后抢救无效去世的。第一次发病是1959年6月初，第二次发病是10月24日深夜，急救后自感恢复正常，原本预备11月7日出院，但11月6日零时再发病辞世。11月7日，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日子，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。据小东大姐说，靳以在病床上曾经按

他的散文集《幸福的日子》。也可以说，靳以是带着幸福离开人世的。在他去世的第二年6月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作《热情的赞歌》。这两本集子的名称，或许是靳以在50年代生活和创作特征的一种揭示。

在靳以辞世60年后，《靳以日记书信集》出版，无疑是对靳以的缅怀，也是对靳以110周年诞辰的纪念。2018年12月，章洁思在为《靳以日记书信集》写序时说，昨天晚上她做梦，梦见巴金先生对她说：“明年是你爸爸诞辰110周年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我想，如果章洁思大姐再次梦见巴金先生，她一定会告诉先生说，《靳以日记书信集》出版了。